

“4·23世界读书日”开卷有约



“走近艺术名家与名作《晤对集》读书座谈会”举办

见证艺术点亮时代
成就文化传播津梁

文/羊城晚报记者 周欣怡 梁善茵

当“世界读书日”向岭南艺术递出邀约，一场艺术与阅读的特别晤对启幕。

4月26日，“走近艺术名家与名作《晤对集》读书座谈会”在广州艺术博物馆(广州美术馆)文创空间二楼举办。活动由羊城晚报报业集团主办，羊城晚报文化副刊部、广东羊城晚报数字媒体有限公司、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承办。

《晤对集：走近岭南名家名作》(以下简称《晤对集》)是羊城晚报出版社近期出版的新书，致力于探索岭南地区艺术家作品的创作历程。活动现场，主创团队对该新书的灵感孵化和创作历程进行了介绍，同时邀请观众与文化艺术界一众大咖共聚一堂，共赴一场人文艺术的对话。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羊城晚报岭南文化书系”的捐赠仪式。羊城晚报报业集团专职编委、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陈桥生，与羊城晚报出版社总编辑陶勇一起，向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院长、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罗奇赠送了《羊城晚报岭南文化书系》新书，包括《晤对集》《点亮粤文艺——羊城晚报“粤派评论”文汇》《走读岭南大文脉》等，以支持广州艺博院的图书馆藏建设工作。



四位嘉宾在座谈会上对谈 刘畅 摄

2 大咖共论：如何看待作品被解读、被评论的过程？

本次座谈会，邀请到来自文化艺术界的一众名家专家做客现场——他们或是《晤对集》报道中的主角，或是资深文艺评论家。专家们从各自的艺术实践和积累出发，分享了对艺术作品的解读、阐释和思考，由此展开对谈，在座观众交流甚欢。

如何看待作品被解读的过程？如何理解艺术创作者和评论者的关系？

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院长、广东省美协副主席罗奇认为，创作者对于评论的首要态度应该是“尊

重”。他特别强调：“应该更多地吸纳非专业的观众评价，这类反馈有时更真情感共鸣与启发性。”因此我觉得普通观众完全可以大胆放开想象力，自由地表达对作品的感受与思考。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实感悟。”罗奇补充道。

广州美术学院工艺美术学院院长齐喆则提到，“专业艺术创作者往往更倾向于从直观感受、技术层面及个人体悟出发，将其作品置于时代中进行阐释。而优秀的评论者则可能从具体技法

和时代中跳脱出来，以更全局的视野去看待作品。”他表示，这就是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

广州画院专职画家、中国美术奖金奖得主罗玉鑫回顾了金奖作品《休戚与共》的创作过程，分享感悟：“作品被展出、被提问、被解读的过程，让我的作品有了新的性格和生命。”她还坦言，自己在创作过程中并没有刻意预设其主题性，当画作展出后，有观众、学者及媒体在解读时将其定义为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环保题材作品，

“这令我的作品由此衍生出新的深度。”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院长、广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刘茉琳认为，“创作者站在画作面前，所见所感可能有限，经过他人解读后可能会发现更多深意，因此，来自专业媒体人策划推出的‘名家说名作’系列十分难得。释读的过程是带领人们更好地认识真实的、更广阔的艺术世界，对大众很有裨益。价值传递才是文艺评论和作品解读最具意义的部分。”她说。

3 读书分享：阅读影响艺术与人生

四月，因“4·23世界阅读日”的存在而不同。在活动现场，文化名家们还分别向观众推荐了对自己产生重要影响的书籍或文章。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一篇小学课文——《王冕画荷》。”罗奇表示，自己儿时经历与王冕十分相似，“那时我也是边放牛一边观察周遭

事物，这是一个很朴实、真挚的故事，激励了我很久，伴随着我的艺术生涯。”

齐喆表示，对自己影响深远的一部书是20世纪80年代上海出版的一本关于鲁迅谈美术的汇编集。“至今我书柜里仍摆放着鲁迅全集，经常会翻阅。那些文字虽极为简练，却蕴含强烈真知灼

见并具有穿越时代的力量。”罗玉鑫分享，2017年她在京都国立近代美术馆参观展览，展出了日本茶道鼻祖千利休所用的茶碗，该展览配套图录《茶碗中的宇宙》对她的影响颇深。“茶碗中的宇宙也映射我们内心的浩瀚宇宙。每只茶碗里都有很多气孔，而每个曾经使用过它的

人的气场、气息都留在了这茶碗里，这就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宇宙。看展和阅读时的那种震撼甚至让我几近落泪。”她说。

刘茉琳认为：“读书不能囿于自己的专业和单一的兴趣爱好。”她推荐了两本文史哲艺交融的著作，分别为《春之祭》和《巴黎左岸1940—

1950》。

“我们能从《春之祭》中看到一部舞台艺术作品折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格局的剧烈演变，也能从《巴黎左岸1940—1950》看到一众我喜欢的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等，如何在咖啡馆、沙龙中对话交流、思想碰撞，如何深刻影响着现代文明进程。”刘茉琳说。

静待一纸繁花

□张胜迪

方才清丽脱俗、有形有质。彩色的纸浆又要用草木染色，捣浆调料至淡雅适宜，终是件麻烦事。白色的花，嫌它单调，用得不趁手。

期待花开，心绪繁复。

河岸青柳拔芽，千千万万只翠蝶在柳枝上翻飞，思绪仿佛喧腾的马儿，在枝条间来回荡着秋千，耳朵便听见花开的声音。

五色的油菜花渐次开放，海棠的红花苞浸染了奔腾的色彩，桃花婀娜的姿态与千古的传说契合有度，在田间地头农舍院落，五彩缤纷开得绚烂温柔。

先前的迎春花在浩荡的春

风里变得花团锦簇、花繁叶茂，花瓣的纹理已经更加细致紧密，正是做纸浆压花极好的材料。

在融融的春光里采花作画，把春天留在指尖，落到纸上，这是这样的一种心情，我再三沉吟，无以言表。

每当我完成一组作品，题款、落印：“遇见一棵开花的树，让乡愁在记忆里，慢慢，慢慢洇开。”

感觉春天像握在掌心的种子，随便抓一把，撒下去，它就能生根、发芽，长出又一个春天来。

直起腰，恍惚间，眼前这些压了花瓣的纸张，这些写了“应春风约”“赏桃花红”“嗅粉蕊香”的纸张上，这些绽着、开着

的花，就像尖尖的火焰，燃烧着这个季节，带着山谷里风的低语，带着小河婉转的轻唱。

隔天，再隔天，转眼间，花就开满整个河谷、整片田野、整个村庄。人们惊讶于大自然的馈赠，感动着，入了画，所有的花朵，也尽数人心。

在纸浆上作画已经不缺花了，但明显感觉缺人手。与春天撞个满怀的感觉，其实是要天下人都戒了贪婪么？

在满满当当的大自然面前，一双手能做的事情十分有限。在纸浆上用鲜花和树叶作画，需要云淡风轻的心境。不能急功近利，也不能担心花期，

不然，人会着急，一着急，就内耗。

极慢极慢地做着一张张书笺，一盏盏点点亮小灯，虔诚地写着一行行小楷：“平安、康健、喜乐、吉祥、如意、顺遂！”这些祝福的语言，就像耳边随风润物的春之声。

偷个懒，搬一张竹椅，坐在空阔的院落，透过桂花树下兰花的幽香，静看海棠绽放。若不这样，再好的春天，也是浪费。

有炊烟飘起。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春天，一纸繁花让我想到的，竟然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

此时，春天的风里夹带着繁花的香气，还有挥不去的乡愁。

上墩村今昔

乡音

□文/图 张志坚

我生长在粤东的一个小乡村——澄海上墩村。岁月悠悠，离开家乡已四十余载，然而，记忆的丝线始终牵扯着我，故乡的一草一木、儿时的桩桩件件、童年的悠悠时光，无不让我魂牵梦绕。村头的那棵大榕树，宛如一位缄默而深情的见证者，目睹着故乡的沧海桑田，也记录下今天的烂漫与纯真。

上墩村始建于明末清初，隶属广东澄海，地处澄海、潮安、饶平三县交界处。清代文人李迨曾在此留下妙句：“晓起凭栏三县青山都到眼；晚来对酒六朝明月正当圆。”寥寥数语，便勾勒出古村的独特韵味。

古村呈东西走向，坐北朝南，前方有池塘如镜，一条小河似轻柔的绸带，半环绕着村庄潺潺流过。村头与村尾的几棵大榕树，自村庄创建时便扎根于此，历经数百年风雨洗礼，依旧枝繁叶茂。老一辈人深信，它们是庇佑村庄的风水树。

村头呈东西走向，坐北朝南，前方有池塘如镜，一条小河似轻柔的绸带，半环绕着村庄潺潺流过。村头与村尾的几棵大榕树，自村庄创建时便扎根于此，历经数百年风雨洗礼，依旧枝繁叶茂。老一辈人深信，它们是庇佑村庄的风水树。



村头大榕树

听老人们讲述古老的故事。

四十八年的时光匆匆流逝，这些古老的参天大树，与静静流淌过村庄的小河一起，曾经承载着一个懵懂少年无数美好的向往。

如今的上墩村，已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人们住进了

崭新的楼房，村头的大门旁，已是车水马龙的康庄大道，村尾的担水港也成了村民们休闲娱乐的场所。星移斗转，物是人非，唯有那大榕树依旧，还在夕阳下守护着波光粼粼的担水港里停泊的沙班船……

沪上

从香港M+到上海，贝聿铭中国内地首个回顾展启幕

益“年轻态”“国际范”

在贝聿铭“建筑交响曲”中漫游

4月25日，建筑大师贝聿铭在中国内地的首个全面回顾展在上海开幕，由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与M+联合主办，将持续展至7月27日。

贝聿铭1917年4月26日出生于广州，祖籍苏州，其青少年时期曾生活在上海，这次展览将其经典作品带回上海，有特殊的意义。展览将于4月26日正式对公众开放，而这一天恰是贝聿铭的诞辰。

策展人王雷对记者表示，此次展出的内容和此前在香港M+博物馆展出的内容几乎一致，在上海展出之后的下一站是多哈。

本次展览是美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I.M.Pei, 1917-2019)在中国大陆地区的首个全面回顾展。展览将呈现逾400件展品，包含来自机构或私人收藏的绘图手稿、建筑模型、摄影、影像及文献资料，其中不少展品是首次在中国内地公开亮相。

展览分为“贝聿铭的跨文化底蕴”“地产和城市再开发”“艺术与公共建筑”“权力、政治与赞助者”“材料与结构创新”“以设计重释历史”六大主题。六大主题打破线性叙事逻辑，采用文学中的“伏笔”策展逻辑，在充分展示贝聿铭独特的建筑手法的同时，更将其作品与社会、文化及其人生轨迹交相对照，显示建筑和生活之密不可分。

贝聿铭无比热爱巴赫的音乐，生前曾在采访中说：“巴赫重复同一主题，但又包含无尽变化的可能性，在形体、结构、颜色和空间上，音乐和建筑是融通的。”

在本次展览的陈展设计上，陈设设计师柯卫借鉴了巴赫的“复调”结构，展览也以高低错落、曲折有致的方式被“谱写”出来，穿梭于展厅，观众可以从不同视角感受作品的韵律变化，远观而近取，如同在“建筑交响曲”中漫游。



此外，展陈设计还以苏州园林“借景”的手法，将光影巧妙贯穿在整场展览的体验之中。展厅内设置了形态各异的“取景框”，观者站在框外可以看到层叠交错的展品组合，宛如穿行于中国古典园林中的一扇扇门窗。高低有致、曲折有法和移步异景的设计巧思，也为观众提供了如同在园林中漫游的多重视角。

人文周刊·纪实 A7

青团甜，艾草香

□徐宏敏

“碧玉团圆满屈盘，素春柔艾捣忙。”周末去逛超市，在甜品区，满眼铺陈的都是小麦色的面包制品，走到转角处，赫然躺着一排排翡翠一样晶莹剔透的青团。我忍不住吞咽一下口水，买了十个回家，一口气便吃掉了三个。

作为土生土长的北方人，我小时候从没吃过青团。但我喜欢吃汤圆以及各种糯米制品。有时去吃喜酒，按风俗最后一道甜品就是蒸糯米，洁白的瓷盘里，糯米像小山丘一样，蒸熟后撒了一层绵白糖，“山尖”上摁了一颗大红枣。

蒸熟的糯米粒饱满、软韧，黏糊糊地依偎在一起。

蒸糯米一上桌，就会被众人一抢而空，如果不是母亲每次眼疾手快，用小勺子迅速从盘里挖几勺来，我根本吃不到。我老家不产糯米，所以它是稀罕物，价格自然不便宜。我们又称它为“江米”，可能意指长江以南产的米吧。

毕业后我来到苏州，当时正值清明节前后，大街小巷的很多餐馆都出售青团。朝阳下，一届届青团冒着热气，一颗颗圆溜溜的绿球像等待宠爱的妃子，使出浑身解数勾引着行人。但凡路过的人，就算不买，目光也会在蒸笼里流连一会。而我一看到就说，这不就是加入了蔬菜汁的汤圆吗？店主听了哈哈大笑，说这是汤圆的姐姐——“青团”，里面加的不是蔬菜汁，而是艾草。尴尬的我生怕别人说我没见过世面，赶忙买了两个，一边往家走，一边拿着手里细嗅：“真香啊。”塞一个个到嘴里，那种绵软甜香就像吃了棉花糖，我只觉得满嘴都是幸福的味道。青团自此成了我的心头好。

清代美食家袁枚在他的《随园食单》中记载了青团的制作方法：“捣青草为汁，和粉做粉团，色如碧玉。”我尤其喜欢艾草的清香味。这种香，让我想起江南小巷的青石板路、初春的朦胧烟

